

日本近代文學館之旅

——在東京看「台灣文學館交流展」之魅力與多彩

文／應鳳凰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）

暑假給自己兩週出國假期，選擇到東京舊書店最集中的神保町，無特定目標閒逛一番。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聽說我有日本行，熱心送一本東京《書之地圖》導覽手冊，裡面各種書店、圖書館、博物館指引齊全，方便而實用，一冊在手，不但新舊書店分區分類介紹，一週內去了兩家「日本近代文學館」也都靠了它的指引。

作法是這樣：出發前晚先在旅館裡紙上作業一番，對照資訊書與交通圖，把路線及轉乘站名都記清楚，第二天便按圖索驥，照「本」出發，搭地鐵轉火車，果然讓一個缺方向感語言又不通的陌生客，東張西望加東繞西轉，最後都能安然抵達目的地。從台北出發前兩天，無巧不巧在雜誌上看到「神奈川近代文學館」正舉辦著「台灣文學館交流展」。會注意到它，實在是不自覺被那海報畫面散發的特殊魅力所吸引——以古都國家文學館門牆作背景的紫灰色調，橫嵌一排敞亮水藍文字，幾朵磚紅若有似無輕點在邊緣，整體合成一股滄桑又安靜的氛圍，泛出濃烈的文學氣息。再仔細一瞧，展期內有四場講座，前三場時間已過，剩最後一場黃英哲教授的講演排在7月13日，似乎來得及去給這位數年不見、卻一直知道他對台日文學交流貢獻良多的朋友鼓掌致意與致敬。

「日本近代文學館」駒場本館

既然為聽第四場演講而挑定到橫濱神奈川的日期，其他時間不妨隨興安排。臨時決定去東京這家規模大、知名度高的「日本近代文學館」時，甚至資訊不充足，根據指標明明已來到館邊了，卻不得其門而入。原來館舍建在公園裡頭，難怪繞了半天找不到正確入口。



日本近代文學館內部展示廳

單從地圖上判斷，位於東京目黑區「駒場公園」的近代文學館，須在新宿搭京王線再轉，看起來似乎不很遠。但從人車擁擠的新宿站一轉二轉，下車後再走進綠意盎然的公園時，竟感覺已遠離了東京都會區，來到一個人煙稀少、古色古香的安靜世界。原來公園裡精心保留了前田侯爵舊日宅邸，雕工細緻，庭園森然，分「洋館」「和館」兩處。1929年建立至今，80年的老建築華貴依然，靜靜藏在綠蔭深處，門邊立著文字說明供遊客瀏覽。

園中老建築固然優雅引人，對我而言，從萬里外給吸引到此的緣由並非外貌，而是導覽上介紹的：成立於1962年這家「日本近代文學館」收藏有文學書45萬，雜誌60萬冊，加上作家手稿、照片、文物等，總資料件數超過120萬件。比起台

台湾文学館の魅力
その多彩な世界



灣，別說我們文學館成立時間，整整慢了人家40年，實在一個國家地區文學館的內容與規模，正清楚說明著當地「文學受重視」或「精神文明興盛程度」的高低。而代表著日本精神文明高度的近代文學，名次排在亞洲各國前面的日本當代文學，一大半載體文件如手稿、圖書雜誌、文物資料就收藏在這間寬敞明亮的建築物裡。其中小部分還正在櫥窗裡展示著，公開給大眾參觀。誰說一國精神文明強盛與否，外人是看不見的？

進文學館參觀得先購票，這是日本與台灣文學館不同之處。更特別是，門票分兩種：一般遊客如我，門票只要日幣100元，單參觀館內展示品而已。「第二種門票」較貴，是進到「非展示區」的圖書室查詢與借閱——這是目前台灣文學館「尚未開張」的功能，亦即博物館功能之外，提供研究者查詢與閱覽的「圖書館功能」。雖然未購票成了進不去的「門外漢」，然而從「門外」看得見一列列卡片等資料櫃井然羅列，二三讀者正專心入神地翻閱資料。想見館中書物手稿等，已經分類整理供研究者搜尋查閱，只限館中閱讀影印，不可攜出館外。

館裡・館外

的確，近代文學館以國家資源花了龐大力氣收集各地珍貴一手資料，不是應該科學化地整理起來，給研究者、文學愛好者方便閱讀與研究嗎？一般而言，徵集資料不難，如何編目整理妥善保存，且發揮資料的最大功能，只怕才是文學館更艱難的任務。此處給人的印象，作為展示部分的「博物館功能」，重要性還不是那麼高，作為典藏與研究的「圖書館功能」，實際占有可觀比例。從眼睛看得見的情況即可說明：一是來館

裡查閱資料者，與來看展示者人數差不多；二是入館查閱票價更高。把文學資料如手稿文物等，分類整理到可供外界隨時查詢借閱，過程複雜而專業，難度當然很高，相信台灣文學館刻正努力當中。另外，文學館典藏的多為獨一無二之「絕版珍品」，雜誌報章或電視媒體需「公播」使用的話，收費尤其高。這些「文學館的業務收入」在台灣「文學還不夠普及」或不受重視的社會裡，完全沒有經營的條件。

眼下運氣不錯，撞上的展覽主題，正是台灣讀者熟悉的三島由紀夫、川端康成、芥川龍之介等。每家照片、手稿、圖書信件等收集齊全，與作品相關的片語隻字都寶物一般被珍視保存，想見文學作品在日本社會裡讀者之眾，流通之廣，更造就收藏家與研究者之崇高地位。展示廳大玻璃櫃裡，陳列著三島由紀夫坐塌塌米上雄赳赳、手持長劍的裸身照片。那目光灼熱逼人彷彿噴得出火，而身上一塊塊肌肉結實油亮，彷彿滾得出聲音來。都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，把範圍縮小一點，一個民族的性情、靈魂，不是多少從他們才華洋溢的作家身上顯現出來嗎？三島的例子至少證明了作家不必一定是文弱書生。

真是個安靜的午後，展覽廳已不見其他參觀的人。卻不知何處傳來一陣細微聲音，才意識到原來窗外已沙沙地下起雨來。這可不妙，早上從旅館出門時豔陽高照，壓根想不到有下雨這件事，傘自然沒帶。等下閉館時間一到，就算是下雨天，人家也不會「留客」，回程該如何是好？正一邊發愁著，注意力一邊被窗外的景觀吸引過去。

不看則已，一旦目光轉移，剎那間接觸的，竟是四面八方壟罩而來的綠油油窗景。無論站在

台湾文学館の魅力——
その多彩な世界



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外大幅海報看板。（筆者提供）



筆者站在台灣文學館的照片前與黃英哲教授留影。（筆者提供）

館內哪個角落，都看到滿眼的青翠碧綠；各種樹影搖曳在一列列方框裡。欲滴的翠色，加了一層雨的簾幕，輕輕罩住館外無邊天地。千萬片綠葉形成的綠意隨風輕舞，波浪般一層深一層淺，彷彿正向窗內呆立的人招手，又像綠色的裙襬就要控制不住地掃進窗戶裡來。這一刻忽而明白，原來文學館設在公園裡的好處，不只是遠離車聲、噪音，更在於無論晴雨，窗外都有濃濃綠意，可供紓解、舒適參觀者因久望而疲累的眼睛。

不遠千里偶然來了東京近代文學館，竟邂逅這片雨景。在一個安靜到聽得見細雨落葉聲的午後，算得上一場奇遇，必與文學有宿世因緣才能得此福報。

神奈川近代文學館

如果不是先參觀過他們那樣慎而重之，一櫃櫃精緻展示的日本文豪手稿照片，不能瞭解隔天走進神奈川文學館，當看到滿室來自台灣的文學展品時，那種參雜著「與亞洲同步」的驕傲，以

及「他鄉遇故知」的激動與感動。

位於橫濱市港口邊的神奈川近代文學館，同樣，也建在一座公園裡。園名頗具寫實之美，叫「看得見港的山丘公園」（港の見える丘公園）。就算小丘，仍然是山，這座背山面海的近代文學館，視野因此格外開闊，經營方式也彈性而靈活。如招牌雖掛的是：「縣立神奈川近代文學館」，經營方式卻是「縣立民營」，集合專家參與館務。館舍雖屬「神奈川縣」財產，經營權卻交給「財團法人神奈川文學振興會」民間人士來運作。縣籍作家作品固然是收藏重點，不斷擴大館藏數量與質量，廣泛地與外地文學館交流，才同時能發揮「圖書館、博物館、資訊館」三大功能於一身。

成立的時間雖比前者晚了22年，收集與典藏量增加的快速，卻令人刮目相看：從1984年開館至今，各種圖書雜誌手稿已超過106萬件，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作者或家屬的捐贈，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館方購買，足見文學界對它的充分信



「台灣文學館的魅力——其多彩的世界」展場一隅，展出台灣文學館的出版品。

賴。除了固定的「常設展」，每年更有兩次主題不同，花樣翻新的大型「特展」。今年夏天尤其特別，正是籌劃多時，跨國迎來的「台灣文學館交流展」。

就在徒步走往文學館的路上，也許景色怡人，也許山丘有陡坡，給人一種「接觸文學」是向著高處走的意境。進到館區，熟悉的黑底藍字：「台灣文學館の魅力」大幅看板，迎著陽光即時映入眼簾。館外四處貼著黃英哲的演講海報，聽眾正陸續進場。門內接待人員笑臉迎人，忙上忙下招呼著。樓下共三個展示廳，鋪著紅色地毯的圓形演講廳設在二樓，容納220個座位。最興奮是見到台灣認識的熟面孔，除了黃英哲夫婦，還有垂水千惠、塚本照和等。已退休的塚本教授專程從奈良趕來，不只對台灣文學的執著，他那永遠溫煦謙和的神態，同樣令人感動。

黃英哲教授的講題：「台灣的『藤野先生』」，圍繞著「魯迅文學在台灣」議題，呈現日據文壇台日中之間複雜的三角關係。演講之

後，近客遠客同到樓下展示廳參觀魅力四射的「台灣文學館交流展」。

這是破天荒第一回，百餘件台灣文學的手稿、書籍、文物走出島嶼，來到海外的日本，在文學館大廳公開展出。讓日本民眾有機會透過文學認識台灣，用具體實物的展示，排列組合築起三度空間，這是「用眼睛看的」立體的台灣文學歷史。十分慶幸跑來日本，親眼「看見」台灣文學館的魅力與多彩。不論是精心佈置的圖像與光影，還是公開展示供人慢慢瀏覽的硬體與軟體。除了「台南州廳」建築物的立體模型，還有簡明扼要，能引人注目的「台灣文學年表」，更有櫃中一排五顏六色，令人目眩神馳的台灣文學日譯出版品。我最喜歡的，是那本搭配展覽而印製，中日文對照之「展覽圖說」，內文版面紙張，無不設計得精緻精美且精彩。這次台灣交流展的標題真是好，因為「魅力」，所以「多彩」，也可以倒過來說：台灣文學因為多彩才這麼魅力四射，不靠翻譯全「看得出來」。

應鳳凰

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東亞系文學博士，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。研究領域為五〇年代台灣文學、台灣現代主義文學、版本目錄學、戰後本土小說與台灣新電影等。著有《台灣文學花園》、《鍾理和論述1960～2000》、《張秀亞全集第15冊——資料卷》等。